

倚南窗以寄傲

李 夢



黛西札記

最近，為了解羅馬文明的源流而細讀陳樂民先生的《歐洲文明十五講》，不至於下月初去意大利旅行時，迷失在那些方尖碑和古老回廊之間找不到出路。陳先生講到如今意大利人「浪漫得不得了，自由得不得了」，一點也不像他們尚武的祖先，骨子裏那種深沉的近乎於凝重的氣質經了日耳曼人的衝擊，加上東西文明的匯流以及浪漫主義的裝點，竟早已不知去向。

我並不反對作者對於意大利人鬆散、隨意甚至不守時的評斷（羅馬街頭隨處可見為一杯咖啡而放空一整個下午的亞平寧半島居民），只是在古典音樂的世界中，幾位享有極高聲譽的音樂家如阿巴度、波里尼以及我們稍後將要介紹的米開朗傑利（Arturo Michelangeli，一九二〇—一九九五），卻都不是這樣閒適鬆散性情。他們都低調，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古怪，與我們慣常想像中歡愉樂天的意大利人相去甚遠。據說，俄羅斯人將「沒有緣由的笑」當成是「傻瓜一般的舉動」，而如此冷峻不合群的做派，竟能從意大利鋼琴家米開朗傑利那裏，找到呼應。

「冷」是我們介紹米開朗傑利時繞不開的關鍵詞，不論他的待人接物，抑或他演奏音樂的姿態，都是出了名的冷靜克制。米開朗傑利四歲開始學習鋼琴，是米蘭音樂學院眾人皆知的音樂天才，卻在十八歲那年的伊莉莎伯女王國際鋼琴比賽上僅得到第七名。當屆的評審、二十世紀偉大的鋼琴家魯賓斯坦為米開朗傑利打了很低的分數，顯然，米氏儉省而克制的琴音並未打動這位注重音樂情感與情緒表達的大師。幸好，這個不夠二十歲的年輕

人翌年在日內瓦國際音樂比賽上奪冠，當時的評審、同樣因古怪性格著稱的科托，竟然聲稱從他的琴音中聽出李斯特的味道。

恐怕沒有人知道，科托將米開朗傑利與李斯特並置談論的真正原因（或許因為兩人都生着電影明星一般的俊美面孔），但顯而易見的是，與李斯特的高調、富有表現慾且語不驚人不休的行事風格相對，米開朗傑利過着近乎隱士一般的生活，演奏範圍也有限，曲目單上翻來覆去不過是貝多芬、德布西和拉威爾等寥寥數個名字。身為一位以巡演為生的鋼琴家，他甚至公開表達自己並不喜歡登台演出，雖然他的幾乎每一場演出都成為後世樂迷反覆聆聽細味的經典。「你看，這麼熱烈的掌聲，如此多的觀眾，可是在這一個半小時內，你將愈發地感到孤獨。」晚年的米氏，曾對經紀人兼伴侶瑪麗如是說。

當然，「孤獨」對真正的藝術家而言，從來都不嫌多。沒有孤獨滋養，米開朗傑利演奏的德布西、貝多芬以及斯卡拉蒂，恐怕會失去不少欲說還休的神秘意味，樂迷也不會一面津津樂道於這位意大利鋼琴家的冷靜與寡言，一面排隊買他的演奏會門票，儘管冒着音樂會隨時將因為鋼琴家本人不知從哪裏找來的藉口而取消。據說，米開朗傑利取消某次在瑞士的獨奏會，竟然因為演出前三天的一場雨。

這樣一位鋼琴家若生活在今天，恐怕一早因為不懂經營社交媒體而被樂迷遺忘，更因為隨意取消演出的古怪性格而被經紀公司拉黑。在那個包容性與多元化遠勝於當下的音樂世界中，米開朗傑利能夠因為孤傲、因為不從俗不合群而成名，反觀今天的樂壇，恐怕早已容不下這樣另類的、不循常理的天才。想學陶淵明「倚南窗以寄傲」？哪有YouTube的千萬粉絲來得過癮。



外交圈

這兩天，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去向成「謎」，引起人們的關注，此前是不曾有過的。

七月十八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陸慷舉行最後一次例行記者會，宣布他不再擔任新聞司長，也不再當發言人，與中外記者告別。事發突然，大家對他的離去沒有思想準備。

陸慷擔任新聞司長和發言人已四年多，舉行了近百次記者會，還接受了多家外國媒體的採訪，直接用英語作答，涉及中美、中俄、中日關係和國際上的許多重要問題，他沉着、睿智、幽默的風格，硬朗而樸實的談吐，受到各方的一致讚許。不過這次陸慷在記者會上只與記者告別，沒有說明他的去向，引起人們和媒

發言人的去向

延 靜

體的多方猜測。

無獨有偶，此前女性發言人華春瑩，消失了幾個月，也引來不少猜測。

但沒過兩天，對他們去向，就流露出端倪。據傳，華春瑩這幾個月是上了黨校學習，近日已回外交部上班，接替陸慷任新聞司司長；陸慷新的職務是出任北美大洋洲司司長。此事稍後即得到了證實。

中國需要大批外交人才，陸慷、華春瑩正當年。陸慷一九六八年生，剛滿五十一歲。華春瑩更年輕，一九七〇年生，還不到五十歲。而且他們都曾在外交部多個部門工作，其中包括在駐外使館任職，展露了一定的外交才華。他們的職務調動，也或許是為他們今後的發展預作準備。

外交官職業神秘而引人注目，新聞發言人

就更甚，幾乎每天在電視上出鏡。當然他們的舉動是否得體、回答各種問題是否得當，也受到全國廣大民眾的監督和考察。陸慷、華春瑩應該說是經受了考驗的佼佼者。

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制度自一九八三年建立以來已走過三十多年歷程，數十位發言人經受了考驗。錢其琛曾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在發言人制度正式建立之前就曾回答記者關於中蘇關係問題的提問，後升任副外長、外長。李肇星也曾擔任新聞司司長和發言人，後出任駐美國大使和常駐聯合國代表，回國後升任副外長、外長。

外交事業發展確有需要，陸慷、華春瑩今後能走多遠，要靠機遇，但更要靠他們的本領和才華。

英國建築坐失良機

方 元



流動空間

漢普斯特德是一座喬治亞風情的小鎮，位於倫敦的北部。雖然是倫敦下屬的一個區，但它像一顆懸浮的衛星，與倫敦城若即若離。

今年，在紀念現代主義建築百年的活動中，這顆若隱若現的「衛星」又進入到人們的視線。這是因為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許多現代主義的建築師、設計師逃離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來到英國，他們許多人曾在漢普斯特德。當地的居民把這些政治難民稱作「希特勒的流亡者」。

著名的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格羅皮烏斯（Gropius）即是這些流亡者之一。他原是德國一所設計學校——「包浩斯」的創辦人 and 校長。學校被納粹政權關閉之後，他與妻子逃到英國。

在中國建築界，格羅皮烏斯的大名無人不曉。然而，他在英國居住並留下建築作品的事卻鮮有人知。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英國研究英國建築的時候，才第一次發現在正史和教科書之外還有這麼一段歷史插曲。

格羅皮烏斯僅在英國居住了三年，便去了美國。表面上看，由於他在英國的時間短，作品少，因而在正史中不值一提。然而，如果多想一步，就會發現事情未必那麼簡單，並且會問：為何他沒有留在英國發展？對於這樣一位知名的建築師和教育家，為何英國眼睜睜地讓他走了？

我在英國學習時曾向我的導師請教這個問題。導師的回答和坦率令我非常驚訝。他說，由於當時英國人和英國建築界的思想十分傳統和保守，不喜歡任何「德國的東西」，因而令英國錯失了成為現代主義建築領導者的機遇。

導師的話促使我從一個新的角度看二戰的歷史和建築的歷史：那場戰爭不單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還是一次人才的大遷徙、大轉移。由於德國、英國、美國對德國知識分子採取不同的態度和政策，因而對三個國家的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和結果。西方現代建築的領導中心正是在二戰之後由歐洲轉移到了美國。

在二戰之前，德國的現代主義建築運動在歐洲處於領先地位，而站在運動前列的就是格羅皮烏斯和他領導的包浩斯。然而，希特勒和德國的右翼黨派十分仇視現代主義建築。在他們的眼中，現代主義是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等左翼思想聯繫在一起的。因此，當納粹在德國掌權後，便全面封殺現代主義，並關閉了包浩斯學校。

當現代主義建築在歐洲大陸遍地開花的時候，英國卻是另一番景象。一九三一年，俄籍建築師盧貝金（Lubetkin）由巴黎來到



▲現代主義建築大師格羅皮烏斯（左）與密斯



資料圖片

倫敦時，尋遍全城竟然看不到一座白色混凝土的現代建築。其實，倫敦不是沒有混凝土造的建築，而是把混凝土牆藏在古典主義風格的黃石板後面。盧貝金慨嘆道：英國建築「好似被封閉在舊日的沉沉睡夢中，落後了五十年！」

希特勒對現代主義的排斥給英國創造了一個機會。在三十年代，陸續有三百多個現代主義建築師和設計師逃離德國、奧地利以及其他被納粹控制的地區，轉轉來到英國。除了格羅皮烏斯之外，許多包浩斯的師生也來到倫敦。這麼多的人才足可以開辦一所新的包浩斯學校。

本來這是一個難得的好時機，使英國建築界可以追上並成為現代主義建築的領導者。然而英國人端着「世界老大」的架子，既不能接受德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也不接受德國在文化藝術上的創新。儘管德國的現代主義有英國「手工藝運動」的影響，但只因為有個「德國」的標籤，英國人就採取排外的態度。

那時的英國人沉迷在大英帝國優越至上的「英國夢」中，而古典主義建築則是體現這個夢想的宮殿。雖然這座宮殿的外表很宏偉、很宏大，但它的內部空間和心胸卻很狹小，容不下非英國的東西。英國人認為只有古典主義建築才能代表國家和民族的價值觀，因此看不慣包浩斯建築那副國際主義的面孔，並認為現代主義建築是外來文化對英國傳統文化的挑戰。英國建築界的當權派明確地表示，包浩斯的建築風格不適合英國。

格羅皮烏斯原本有計劃在英國發展。但不久，他就發現在英國難以發揮和實現自己的理想。他在英國留下的唯一一件重要作品是劍橋郡的一所中學教學樓。這座建築與他在德國設計的包浩斯學校不同，它不是白色的混凝土牆，而是黃褐色的磚牆，以便看上去比較「英國」。意興闌珊的格羅皮烏斯未等學校竣工就離開了英國。

儘管這些德國流亡者是親英的，與英國

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對希特勒，而且他們的知識和才能將為英國作出貢獻，但是由於英國人反德的意識根深蒂固，對德國人和猶太人抱有很深的偏見，加上對外國難民和移民有抵觸情緒，因此這些外來人才難以適應英國的生活環境。

當德國把人才趕出門，英國對人才關上門的時候，美國敞開了大門，免費接收了歐洲最寶貴的「資產」——人才。他們在美國的科學技術以及人文藝術等許多領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美國的科技和文化水平突飛猛進。美國在二戰後崛起成為實力最強的超級大國，這批歐洲人才移民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流亡的包浩斯教師在美國受到歡迎和重用。格羅皮烏斯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研究生院任教授及建築系的系主任。密斯（Mies）在伊利諾理工學院擔任建築系的系主任。阿爾伯斯（Albers）成為耶魯大學設計系的系主任。莫赫利納吉（Moholy-Nagy）在芝加哥創建了一所設計學院，名字就叫做「新包浩斯」。許多「包浩斯人」在美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們給美國不僅帶來了新的設計思想和藝術風格，而且培養了新一代的建築師，改變了美國現代建築的面貌，使美國超越英國和德國，成為西方現代建築的領航者。

英國建築界遲至五十年代才從「沉沉睡夢」中睜開眼。今日，英國人終於可以不再忸忸地承認那些「希特勒的流亡者」對英國現代建築的影響和貢獻。格羅皮烏斯在劍橋郡設計的那所中學，現在被拿出來當作英式現代主義建築「劍橋學派」的開山之作。

今天，倘若格羅皮烏斯回到漢普斯特德，他會發現街道、房屋仍是他熟悉的樣子。他住過的「草坪路公寓」重新刷了白油漆。與過去不同的是，如今站在西斯公園的高地，眺望倫敦城時，可以在天際線上看到許多現代主義的建築。英國人從舊夢中醒來了嗎？

吃冬瓜，有所思

江河水



如是我思

在炎炎酷熱的時節，飲食行業總會推出一道清涼解暑的菜餚。如果是多人的聚會，那就是一個大大的冬瓜裏面，藏着不少其他食材的「冬瓜盅」。如果是獨自一人，到一些快餐店裏，也有供應的小小冬瓜裏面，也含有不少其他食材的「冬瓜盅」。冬瓜大小不同，但都是原個去頂後放入其他食材烹熬的。喝一口熱湯，吃點冬瓜肉和配料，暑氣彷彿就隨之而去了。

冬瓜是咱們中國的原產，秦漢時代的《神農本草經》上記載着的冬瓜，是「久服輕身耐老」，書中對冬瓜的性能、味道和功效，識者認為認知頗深，推斷在秦漢以前，吃冬瓜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先秦時代已經將之作為烹飪原料了。

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齊民要術》一書，除了記述種植冬瓜的方法外，更有烹調冬瓜的紀錄。唐代的《食療本草》談到冬瓜時說：「欲得肥者勿食之，為下氣；欲瘦小輕健者，食之甚健人。」說出了冬瓜有減肥保健的功效。

宋代的鄭曉安在《冬瓜》詩說：「剪剪黃花秋後生，霜皮露葉護長生。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百人。」

清代的詩人兼著名美食家袁枚在《隨園食單》中說：「冬瓜之用最多，拌燕窩、魚、肉、鰻、鱔

火腿皆可。揚州定慧庵所製尤佳，紅如血珀，不用葷湯。」又說「冬瓜燕窩菜」是「以柔配柔，以清入清，重用雞汁、蘑菇汁而已。」

冬瓜在烹調的應用上，是宜老不宜嫩，因為本身味道清淡而且不顯著，所以很少用在炒法上，幾乎都是用在燒、燴、煮、燜、燉、蒸和作湯羹，需要的是借助高湯或是其他食材的味道。

這就有點和做人一樣，在未受教育之前，本來是白紙一張，慢慢吸收了教育的材料，發展出自身的興趣，使繼續朝興趣的範疇涉獵，直到有所成就為止。而冬瓜在歷朝歷代的烹調發展中，如今已有幾百種不同的冬瓜菜餚食譜。這不就如一樣米養出百樣人的道理一樣嗎？

在眾多的冬瓜食譜中，港人最鍾情的，似乎是在夏天時才推出的「冬瓜盅」，盅裏的材料，有蝦、有蟹肉，有鮮菇，有夜香花等等，為什麼可以裝進那麼多不同的材料？因為正如鄭曉安的詩說，「腹內能容數百人」。做人不也是應該這樣嗎？如果容不下別人，怎能交到朋友？如果只接受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不能接受不同的意見，就會形成偏見。偏見一旦形成，就會和偏食一樣，對身心只有害處沒有好處。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長處，做人如果像冬瓜那樣，借助他人的長處來補己之短，在人生的道路上，成功的機會必然更大，你說是嗎？



自由談

：時光流轉，花開花敗，世事變遷。

在我眼中，盛夏裏最值得讓人留戀的，一定是夏花——它們開在仲夏夜裏，用芬芳浸透我們的想像；它們開在驕陽之下，用色彩璀璨我們的視野。夏花，是這個季節最美風物，因為它們天生要強，開得夠爛。

梔子花，夏日裏香得最熱烈的花。經歷一整個冬天的孕育，一整個春天積蓄，在夏日陽

夏花

陳紓婕

光最豐沛的日子裏，梔子花用力舒展着花枝，綻放出潔白的芳華。還記得大學畢業那年，茫茫人海，每一個我們都曾是這個夏日最鮮活的生命。我們踏出校園，直面社會與生活，就像含苞待放的梔子花，在烈日下雖然怯弱，卻不曾畏懼。哪怕一路跌跌撞撞，哪怕灰頭土臉，也會飽含那顆赤子心，繼續向前奔跑。常聽人說，人年少總是會走很多彎路。可人生沒有可避免的彎路，只有經歷風雨，才知陽光的可貴，青春就是梔子花，就是要在這個夏天，香個痛快！

荷花，夏日裏開得最璀璨的花。逢年七月，塘裏的荷花便開始盛開，那明珠般的花朵，

如剛出浴的美人。詩人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在萬物生長的夏天，荷花就是與眾不同，它經歷過、掙扎過，直至從黑暗中探出腦袋，潔白、淡雅的色彩。就連季羨林老先生都忍不住對荷花讚嘆：「極其驚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極其驚人的擴展蔓延的力量」。只要一夜之間，原本平靜的湖面，會突然長出一大片綠葉，然後過了幾天，荷花便會盛開，滿溢心田。如今七月，盛夏荷花已開，像極了生活燦爛而美好的模樣。

泰戈爾說：「讓生如夏花般絢爛」。在這炎炎夏日裏，願所有人都能看到世間的美好，善良之心亦如夏花般絢爛。